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甯嬴從陽處父



文五年冬齊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晉季殺陽處父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

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
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窮也至書
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
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
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
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
勇而陵之並觀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
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窻羸一見之於塗遽
棄其妻子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
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限由賜於一

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窻羸於一朝
而不能留窻羸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効
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窻
羸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
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益
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
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
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
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
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

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為腹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寧
羸所以乍喜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寧羸捨
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伯宗晉大夫
是寧羸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
之華於顛顛既落之日使伯宗居寧羸之地得事處
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
不悔矣羸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十二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夫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
在矣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咎莫如
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咎莫如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追
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
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
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
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豈淫
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闕之不責之君
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
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
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

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規北明
帝不避反支而隆漢規本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觀
公謹傳汝謂必凶我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
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囂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
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
以事立亦以事墮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
闢囂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
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
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囂淫妖祥之說其不
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

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
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
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於一
勝危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
瞽史以為不利文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吊喪者
在閭此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諱避而
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
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
驗不足為吾說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為吾語之疵
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筭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

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豈畧淫妖祥之邪說判為二途邈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為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之既死指以為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為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違卜而終既不足以指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遇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

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為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齊十四年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會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公其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即爾中之久矣我能事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手爾為之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為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如映無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則雖有老姦巨猾

亦將歛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即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堤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奸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奸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拔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

不嚴使商人乘隙以聘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聚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音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我

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
臺憂風則不可以堤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
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已之生姦而反尤姦之
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已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
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有
元惡大慝發覺端於無覺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
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萬物盈於天地
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
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
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為物所誘是亦君誘

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為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
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
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莢二子作亂城郢
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出將如商密廬戰黎及以麋誘之遂殺鬬克
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賊而使
歸求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

二子作亂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
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
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

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商般人蔡般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蔡叔相雖有莽莽王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卓犖而古今邊閫未嘗無將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踈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踈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

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關克公子熒之於楚特以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况於罹投放竄極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盡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為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讎手推而下之則嘗咎之僕不可荷囊囊嘗叱之狗不可衛門蘭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碣石釋於

圖圉任股肱心膂之寄闕大博碩震其誰者代不
乏人盍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
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
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其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
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
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
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
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况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
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
是說則人君踰為度有餘而名實不足者必將濟之

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
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鈎人之隱臆度
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踈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
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
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
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
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賈楚而
屠燕哉爾欲察毋厭昏爾欲巧毋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十四年襄仲使昭伯于王請以孫之冬單

伯姬齊請執子叔姬歸 ○季文子如晉 文十五年

子叔姬也 註云為單伯與子叔 ○齊人救單伯歸

子叔姬 註云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

王命 姬得歸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却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

氏 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

見 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

伯有丘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闡實也

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按以同何之人為左驗平反

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謀其氏 爵位鄉

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鞠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臣

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

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

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

直焉能折三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臣

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也。經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隱元凡伯之伐，七年毛伯之錫命，文元年召伯之會葬，五年考其書法與單伯、允、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捕舉內大夫以明之。翬、挾、柔、溺、豹、婁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貽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誼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采、婦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

然矣。政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為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為一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其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為孔子何以為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瑤王姬如伐宋如會鄆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

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
 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二十一年滕侯卒
 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朝僖十七年杞伯未
 紂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
 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
 子能盡發而細辨之手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
 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
 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莅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
 對麈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
 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

宋華耦辭宴

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後之書曰宋
 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於宋賜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
 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獻

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膏沒身之恨乎辯於聽
 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厚期天下甚重雖至與至邈
 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
 世之先而心常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
 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
 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

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
之邦尤君子之所祗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况於人手左氏世傳
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車耦耒聘無故
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
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貴
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
輩妄相矜衎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
其非者今槩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
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

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
長乎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倨
傲暴慢之氣勃然可鞠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
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
斯焉取斯論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
而待魯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
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
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
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
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

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眾不可盡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廼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其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

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手哉

公孫敖二子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謂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季文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皆死

物之移人者莫如位位仰視其冠昔鷓今貂俯視其服昔縕今貉飢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卮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

可使踞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
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
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
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
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
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
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
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
聞子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
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
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爲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
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
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
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
下雖牧圉皂隸甚驚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
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
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
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
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

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
畫基布派別羅列曾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
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于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
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焰之能移人哉然
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寤二子之為
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况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
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
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
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
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大而又以
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于天君
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
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聲牙
撐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
路之言鏗開節解舉無遁情膺豈豫為此時設言豈

特爲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
及而其論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
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
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
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冊之內而不敢騁
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
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
順守之說賈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
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而取之以浸淫於天下後之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人雖爭之強辨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

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
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郭季文
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爲懿公發也
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
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
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
遊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爲兩事吾是知逆取順守之
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
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
根猶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

奈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意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後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寔遠論寔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

道之晏然不疑若誤犯以為大難語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成二昆殺太子建成臨朝而無愧色第正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怯篋探囊表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

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率百獲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門不
 啓楚人謀徙於高為曾白不可我往能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樂與百獲謂我往能
 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獲居
 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獲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塗使
 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怒
 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馬不可復大
 起王辛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
 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
 乘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
 目自以伐庸秦人巴人從
 楚師群蠻從楚了盟遂城庸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
 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

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
 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
 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與羣蠻
 莫不氣吞馭告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群蠻而叛
 之正如蚡冒撲綠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
 仰視庸濩岌如泰山之將壓慄上危懼朝不謀夕當
 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與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
 者弱雖封疆與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為賈之言
 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
 之盈而不見困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壘

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為賈求謀也則楚以強為弱為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為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運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庸戢黎之兵有子陽窻之謀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貝之旅合衆智萃群力用集大勛豈專為所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焦僥戚施亦皆嗚劍抵掌起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為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項羽伯歎少助食

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有郢州以決河址之留則弁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世祖欲至信都乃選精騎迎世祖
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形曰今釋此
定之際使無萬賈之一言退自竄於版高之墟則雖有數千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挾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偏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厲刃惟恐

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壽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醜醜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晉侯蒐于苗以復合諸侯于扈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難也鄭子家
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曰寡君
三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曰寡君
以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宣子曰寡君
朝于君往年正月五月武往朝侯自敝邑往
又朝于君往年正月五月武往朝侯自敝邑往
則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通於楚而不敢二焉
位之相及於終雖我小國則處之矣今
三臣相及於終雖我小國則處之矣今

大國計日而長首畏尾身自餘幾又曰鹿死不
擇音也小國之事人回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
其鹿也鍾而之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
晉羣朝行威於鄭趙穿公始也為費焉
井有餘潤圃者不為之增哇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
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
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
圭馬而朝鼎馬而食輅馬而趨鼎馬而燕臺其門觀
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邊猶不足以
吞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
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

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者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厭其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盡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乎然則

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動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與幾何其甚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

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
 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為慢抑不知為晉楚謀者寧
 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
 朝訴謀不至於府晏然靖謚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
 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郤歆閻職弒齊懿公

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太子也與郤歆之
 叔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射之而使郤歆納
 郤歆之妻而使郤歆納郤歆之妻而使郤歆納
 郤歆之妻而使郤歆納郤歆之妻而使郤歆納
 行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
 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
 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
 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緒以示盜者也决
 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
 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
 知舍洪光太為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為不
 可學至其下者輒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閻職
 之妻剛郤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宰屠
 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

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
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
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
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
忍執鳥暴熱然無情推已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
日親歎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
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已之情而度人之情
也請以太子劬之事實之劬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
濬之母而劬之所欲殺也劬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
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劬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

潘妃既殘而濬之剛劬有加於前兄臬弟鏡何其異
軀而同情也潘妃雖商人_文之待歎職正如劬之待濬
自謂人皆如已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
在於用情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
行略無所憚而又切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
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丘之民奔走而歌舞
之故能以交代宗而切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
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
推刃之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
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

持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及叔孫惠伯立宣公註在十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障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奔棋小寇不討大寇不禦是謂無志勝壯形贏志強勢弱孑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存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毒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嘆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非之惠伯受

請補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整暮戒大布耳目剪荆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譖沉隱之謀猶必鈎考而披扶之况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為備意者惠伯沉浮婢阿無徇國之志與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徇國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日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壘魚如解網鷹靡容曷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

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
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
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
援媼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
辭然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即甚踈之人齊必不為
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隨救患
之名而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儻如前所陳
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
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
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儻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
朝侮而僑如夕走城軒惠伯誠能厚結齊驥以孤襄
仲之援吾見臨菑之壇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
此不為乃捐身阜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
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
於齊在法當親惠伯何謝而使襄仲轉敗為成可附
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
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晉僕

文十八年首紀公生太子儀又生季佗愛季
佗而出僕且多紀行無札於國僕因國人愛季
紀公以其子王季文子使司寇宣出能論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宣出能論曰

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
夫藏文仲教行義事若之札札者事之如孝子
弗敢失保曰見見無札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之養父母也也先君周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德以處事也先君周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
則為賊掩賊之用為藏竊而為盜盜器為盜
之名賴盜之用為藏竊而為盜盜器為盜
不德盜賊藏竊為凶德夫官僕則其忠信則
吉德盜賊藏竊為凶德夫官僕則其忠信則
賊君父矣則則其忠信則則竊室玉其其人則盜
賊也其器則則其忠信則則竊室玉其其人則盜
訓則昏民無德是馬不度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馬不度於善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
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
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

陛甚高局鑄其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
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
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
三嘆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之大臣未附國人未
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子之
富強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
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
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權
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弑君竊
邑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群臣之所當爭

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
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
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
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後違我無增損其自為
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
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
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
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
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實其之
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苦臣僕為文子之美莫有辨

其為竊權之始者其死諸君可以走生仲達與司馬

議對黃淵南相自餘山亮數挑戰不出亮卒于

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告曰馬懿追之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退不敢追之

於是揚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懿發長百妙為之說曰

死諸君走生仲達懿問之曰死姚崇可以算生張說

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姚元崇將死戒其子曰疾果不效則以吾平生好玩

所寶置於張承相彼得之當為吾作神道碑既而張

說果受其子獻而為之墳其碑後既孰謂既死之文

子餘欺遺譎尚能欺千百歲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

取卞城費舞佾設撥之類狼縱之迹若泥中之鬪獸

蓋得文子之粗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苦僕之

罪言雖指僕而意識宣公宣公負箕箒之惡實魯之

僕耳聞克之言其類能無此乎克內則陰申宣公之
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揮
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淳麗夸靡學者或咀
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
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嗚呼行
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弒無禮
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
也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
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湏及昭公子

文十二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來同城湏以
莊相之族使公孫師為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
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
靖國人寇以○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宣三年
即位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
使戴相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
武穆之族武氏之族以曹師伐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
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
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孽在
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

之淫而宿於虞觀尚以盈之材而亡於晉觀晉非尚
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
夫至于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人亡而虐
不亡骨朽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
而去之况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
昭公子而為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
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
國勢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
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
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

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
位矣君民之間盖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
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鉞焉則怨拊焉槽焉
則怨斲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
夫鈇弊柎槽朽斲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盲然空然
墮於眇茫漫不見蹤跡水泮則水生塵盡則鑑徹怨
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
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究乘之猶足疑誤群聽此真
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
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

救與富昭公將弒之際徬徨四顧無非仇敵塗窮勢
極自赴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
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爲則民將移
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鴞皆爲鳳也向之董葛
皆參朮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
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
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卷之四